

XUESHENGDUWU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BAIBUWENXUEMINGZHUDAQIDUCONGSHU



狼狽相騎士和 他的侍从

——《堂吉珂德》导读

陈亭亭 编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狼狈相骑士和 他的侍从

——《堂吉珂德》导读

陈亭亭 编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7年·成都

(川)新登字 005 号

狼狼相骑士和他的侍从

——《堂吉珂德》导读 陈亨亨 编著

责任编辑：官 宁

责任校对：王立戎 史敏燕 喻小红 左倚丽

装帧设计：王 凌 封面设计：刘 洪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成都科技大学树德电子工程公司照排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 字数 86 千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500 册

ISBN7-5408-3096-4/G·2951

全套定价：480.00 元



地址：成都市盐道街三号

邮码：610012

电话：(028) 6672624

编者的话

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这对于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少年而言，实属一大幸事。青少年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培养自己的情操，增强自己的文化修养，扩大自己的见识。

但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数不胜数。应该读些什么作品？尤其是应该如何阅读文学名著呢？

我们这套《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就是为了满足同学们这种阅读需要。

这套丛书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选取了一百部。对每部作品的内容、作者、艺术特色和精彩片断，编著者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评介。

这是一个美的世界。文学大师们那奇特的想象、动人的构思、富有生命激情的抒写，足以把读者带入这如醉如痴的美的世界。

这是一条欣赏美的捷径。我们的编著者用生动而又流畅的语言，细致地介绍了各位文学大师的生平，勾勒了这些名著的风貌，并且以自身丰富的文学涵养体察了名著中艺术心灵的律动。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捷径，遁入到文学大师那复杂而又动人的心灵世界和艺术世界。

这是一次诱发美的想象的契机。我们阅读文学作品，不是为了纯粹的消遣，也不仅仅是为了好奇，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激发我们的文学创造力。

荷马、屈原、莎士比亚、李白、杜甫、歌德、曹雪芹、泰戈尔、鲁迅等大师的作品，历经岁月

的考验，再一次向新一代青年敞开。这是一种幸福的过程。

许多伟大的心灵，都曾会聚在文学这里，抒情、吟唱、赞美伟大的时代。许多伟大的心灵，都曾运用文学这一武器，为人民鼓与呼，把锋利的笔刺向黑暗的心脏。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这一历史重任理当属于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

阅读名著，可以体会真正的文学精神。

倾心文学，可以描绘美好的生活。

千万名青年能从这里出发，用自己的心灵创作出无愧于大时代的伟大作品，将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编者

1997年2月

目录

- 故事梗概〔1〕
作者介绍〔47〕
思想和艺术特色〔64〕
精彩片断〔97〕

故事梗概

不久以前，有位绅士住在拉曼却的一个村上。这位绅士快五十岁了，生得精瘦干巴，但体格强健。他平日闲散无事，酷爱读骑士小说，到了爱不释手、废寝忘食的地步，竟变卖好几亩耕地去买书看，把能弄到手的骑士小说统统搬回家。他越来越走火入魔，从早读到晚，从夜想到晨，竭力琢磨书上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满脑子装着什么魔术呀，比武呀，

打仗呀，挑战呀，剑伤呀，同情呀，痛苦呀，恋爱呀等等荒诞无稽的事，对这些编出来的险事奇遇深信不疑，认为是世界上确确实实发生过的历史。

他完全失去了理智，生出一个天底下最奇怪最大胆的想法——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操起兵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照搬书里那些游侠骑士干的事。他认为只要历尽艰难，吃遍苦头，消灭天下一切暴行，将来立了大功建了伟业，就可以名垂千古，而且这还是为国效劳的爱国行为，是非做不可的事。他美滋滋地打着如意算盘，迫不及待地要付诸行动。头一件事就是去擦洗他曾祖父传下的一套盔甲。他用尽方法擦洗那些锈迹霉点，又发现头盔没面甲，只是一个顶盔，他别出心裁，用硬纸镶在顶盔上充当面甲，并拔剑试试新面甲的坚硬，谁知这玩艺一触即烂，他只好重来，巧妙地在纸上衬了几条铁皮，认为这就够结实了，不必再试，就当它是一个带面甲的坚固的头盔。

他接着想到自己的马，骑士没一个像样的坐骑是说过去的。他的这匹马，蹄子多裂，皮包骨头，可以说毛病百出，他却认为它是天下头等宝马。如此骏马，主人又是赫赫有名的骑士，怎么也得有个像样的名字，既要富有意义，又得显赫响亮。他苦苦琢磨了四天，最后定名为“驽骐难得”，表明它从前是一匹平常马，现在却稀世难得。

现在他考虑给自己取名，想了八天，决定自称堂吉珂德。根据书上说的那些骑士的老规矩，他决定也把自己家乡的地名附加在姓上，替本乡增光，于是他成了堂吉珂德·台·拉曼却。

美中不足的是少个意中人，游侠骑士没有心爱的美人是

绝对说不过去的。他想到了附近村上的一个农村姑娘。他对她钟情已久，而姑娘却一无所知。他认为她可以充当自己的意中人，给她起了个公主味儿的名字“杜尔西内娅·台儿·托波索”，可知她是托波索村上的人。这个名字和其他名字一样让他满意，不仅悦耳别致，而且颇有意味。

万事俱备，他急不可耐地要去实行自己的计划。那么多暴行冤屈在等着他，迟迟不行就对不起世人。炎炎七月的一个早上，天还没亮，他就披甲顶盔，挎上盾牌，拿起长枪，骑上驽骍难得从院子后门溜了出去。

这位新冒险家信马而行，一会儿念叨着自己万古留芳的丰功伟绩，一会儿又神魂颠倒、悲凄凄地挂念他的杜尔西内娅公主，一路胡言乱语，都是书上学来的一套，字眼也尽量摹仿。太阳升得很快，热得能把他的脑子融化掉，如果他还有脑子的话。

堂吉珂德走了一天，没碰到什么可记载的事，他非常失望，巴不得马上撞上个什么人呀鬼的彼此较量一下。到傍晚，人马都疲倦不堪，饿得半死。他东张西望想找个堡垒去借宿，看见了离大路不远的一家客店，喜不自胜，策马奔去。在他疯疯癫癫的大脑里，前面俨然是一座堡垒，塔呀，吊桥呀，壕沟呀等等应有尽有，完全跟书上读到的一模一样。在离堡垒尚有几步路的时候，他勒马驻足，等待侏儒吹起号角传报有骑士来临，可是迟迟没人答理。他看见客店门口站着两个妓女，一心以为是美貌的贵妇人，这时恰巧有个牧猪奴要召回麦地里的一群猪，吹起召集猪群的号角。堂吉珂德称心如意，洋洋得意地跑进店里。他的怪相和莫名其妙的崇敬逗得两个妓女狂笑不止，胖店主前来打圆场。吃饭时他死也不肯割掉

系住头盔的带子，一个姑娘把东西送进他嘴里。喝酒又成了问题，店主通了一根芦苇，把一头插在他嘴里，从另一头灌酒进去。这时一个闹猪的进来吹弄了四五声芦笛，堂吉珂德听了心里越发踏实满意，他的确是在一个有名的城堡里，贵妇人招待他吃喝，主人家正在奏乐，此次出游是做对了。

不过，他还有一桩心事未了，他还没有封授骑士，没这个称号而从事冒险名不正言不顺。饭后他把店主叫到马房里，关上门，双膝跪下，恳请对方封授自己骑士的名号。狡猾的店主看出他头脑有毛病，决计迎合他以此取乐。店主夸他文雅洒脱，说自己年轻时也干过这个光荣的事业，又说随便哪里都可以看守盔甲——须知待封的骑士在举行封授仪式的前夕得彻夜在礼拜堂里守着自己的盔甲祷告，今晚堂吉珂德不妨在堡垒的院子里看守，明早举行封授仪式，叫堂吉珂德成为全世界最货真价实的骑士。于是堂吉珂德把盔甲一件件堆在井边水槽里，自己挎着盾牌，手持长枪，神气十足地在水槽前面来回巡视。夜渐深，月亮像长明灯一样把一切照得清清楚楚，店主和所有的旅客好奇又好笑地远远望着这位与众不同的疯子。住店的一位骡夫想起要打水饮骡子，走近放盔甲的水槽，不理睬这位预备骑士的喝斥和挑战，满不在乎地抓起盔甲上的皮带把盔甲扔得老远，堂吉珂德气坏了，抬起眼皮对着意中人咕哝了几句，祈求她的保佑，然后举起长枪对准骡夫的脑袋狠狠打了一下，如果再来一下那位倒霉鬼准一命呜呼。堂吉珂德把盔甲仍旧堆好，又镇定自如地来回巡行。另一不知情的骡夫也跑来打水饮骡子，被闷声不响的预备骑士打了个脑袋开花。这下激怒了众骡夫，石头雨点似的向堂吉珂德掷来，他英勇地抵挡着，叫嚷得比谁都凶，倒

把那帮人吓退了。店主怕再出乱子，赶紧举行仪式，先用巴掌在堂吉诃德颈窝上狠击一掌，又用剑在他肩膀上猛拍一下，嘟嘟囔囔了几句，然后命一妓女给他佩剑，那倒霉的骑士封号就算封授出去了。

预备骑士一经转正，急不可耐地要出去猎奇冒险、除暴安良。店主欢欢喜喜地送走了他，连住店的钱都没要。堂吉诃德离开开店时已近黎明，他想到自己已经封授骑士，欢天喜地心满意足，神气得没法形容。他记起店主的劝告，决计回家一趟，置办些钱钞衣物等出门之必备品，还盘算着雇佣街坊上一个老农当自己的侍从。马儿在回家的路上跑得欢腾极了。没走多远，忽听见右边树林深处隐隐有哭泣的声音，堂吉诃德一边感激老天如此迅速地给他提供立功之机，一边纵马循声奔去。原来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子在哭喊，他被捆在橡树上，光着上身，正在挨一个粗壮农民的鞭子和训责。见一位全身披挂长矛乱舞的怪人在怒斥自己，农民战战栗栗地为自己辩解，说他的牧童安德列斯每天丢他一只羊，而牧童责备他想借此赖掉工钱。堂吉诃德喝令农民不得狡辩，工钱照付，“你要道个‘不’字，我凭主宰咱们的上帝告诉你，我此时此刻就断送了你！快把他解下来”农民乖乖地执行命令，要求回家后付钱。牧童心知不妙，不肯回去并求救星帮助。堂吉诃德不以为然，吓唬了农民几句便策马一阵风似的跑了。农民重又把那男孩绑在橡树上，抽得他死去活来。此时骑在马上 的堂吉诃德正为打了一次大大的抱不平而得意非凡，觉得自己在骑士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可做的第一步。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他撂下缰绳任马择路，驽骍难得毫不犹豫地撒腿往家奔。途中忽见一大队人马，原来是一伙商人。堂

吉珂德以为天赐奇遇，雄赳赳在鞍上坐稳，紧握长枪，把盾牌遮在胸前，待他们走近，他傲然地说：“你们大家都得承认，普天下的美女，都比不上拉曼却的女王，独一无二的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谁不承认，休想过去！”那群商人见他说话离奇模样古怪，心知他是疯子。一个爱开玩笑的商人提出让他们瞧瞧那位美人，堂吉珂德认为瞧见了再承认就不希罕了，“关键是要没看见就相信，死心塌地地奉为真理，坚决卫护。你们不这样，就是狂妄自大，得和我交交手，见个高下。”那商人还是一个劲儿地逗他。堂吉珂德被他的取笑激怒，斜托着枪直奔商人刺去，岂料驽骍难得半道一跤跌倒，把主人摔在野地里直打滚，怎么也爬不起来。商人的一个年青骡夫听那倒霉鬼躺在地上口出狂言，夺过长枪折成几段，把堂吉珂德抱揍了一顿，打得像碾过的麦子一样，再爬不起来了。那帮人重又上路。堂吉珂德实在动弹不得，又效仿起书上读过的那些情节，一边在地上打着滚，一边有气无力地背诵骑士受伤后的感叹。也算他运气，街坊上一个往磨坊里运麦子的老乡路过这里，于是这位被揍得像干尸一样的骑士被一匹驴子很狼狈地驮回了家，结束了他的第一次游侠。

且说家里三天没见他的影，管家妈和外甥女着了急，他的好友神父和理发师也来打听。管家妈担心主人遭了祸，责怪那些小说断送了拉曼却最精明的头脑。外甥女告诉理发师：“我舅舅往往一口气把那种胡说八道的倒霉小说连看两天两夜，看完了把书一擦，拔剑对着墙乱斫，斫得精疲力尽，就说自己杀了高塔似的四个巨人，他累得浑身大汗，就说那是打仗受伤流的鲜血。”“他有好多书就像邪说异端一样，该一把火烧掉”。这时堂吉珂德到了家，大家跑来拥抱他，扶他上

床检查伤势。他告诉大家自己刚和十个高大无比、凶猛绝伦的巨人交战，正打呢，他的驽骖难得把他摔了一跤，使他受了暗伤，“想办法请女法师乌尔干达（骑士小说里的人物）来给我治治伤吧。”

神父和理发师觉得有必要马上销毁那些害人的书，趁堂吉诃德睡觉的时候，两人来到他的书房进行大检查。管家和外甥女强烈要求把那些骑士小说统统烧掉。神父和理发师选了几本优秀的留下来，其余地都被扔到后院被管家妈付之一炬。堂吉诃德醒后仍是一派胡言乱语，大家瞧他疯成这样，不胜惊讶。家人告诉堂吉诃德，有个魔术师把他的书房连带所有的书一起搬走了。他立刻猜出此魔术师是他的死冤家弗瑞斯冬，认为这是上天注定免不了的事。堂吉诃德在家静养了十五天，经常和两个朋友进行有趣的争论。他认为世上最迫切需要的是游侠骑士，而游侠骑士道的复兴全指望他一人。他在养伤期间，游说街坊上的农夫桑丘·潘沙作他的侍从。堂吉诃德说得天花乱坠，又是劝诱又是许愿，叫他尽管放心跟自己出门，因为可能来个意外奇遇，一眨眼征服了个把海岛，就让他当岛上的总督。农夫听了这话，就决心抛下老婆孩子去充当他的侍从，并要求骑上自己心爱的灰驴。一天晚上，两人偷偷离开了村子，开始了第二次出游。

他们远远望见郊野里有三四十架风车，堂吉诃德一见就对他的侍从说：“你瞧，桑丘·潘沙朋友，那边出现了三十多个大得出奇的巨人，我打算去跟他们交手，把他们一个个杀死，咱们得了胜利品，可以发财。这是正义的战争，消灭地球上这种坏东西是为上帝立大功。”

桑丘·潘沙道：“什么巨人呀？”

堂吉珂德说：“那些长胳膊的，你没看见吗？有些巨人的胳膊差不多二哩瓦长呢。”（一哩瓦合 6.4 公里）

桑丘说：“您仔细瞧瞧，那不是巨人，是风车，上面胳膊似的东西是风车的翅膀，给风吹动了就能推动石磨。”

堂吉珂德说：“你真是外行，不懂冒险，他们确是货真价实的巨人。你要是害怕，就走开些做你的祷告去，等我一人来和他们大伙儿拚命。”

他一面说，一面踢着坐骑冲出去，嘴里嚷道：“你们这伙没胆量的下流东西！不要跑！前来跟你们厮杀的只是个单枪匹马的骑士！”说罢一片虔诚地向他那位杜尔西内娅小姐祷告一番，求她在这个紧要关头保佑自己，然后把盾牌遮稳身体，托定长枪飞马向第一架风车冲杀上去，一枪刺中了风车的翅膀。风车在风里转得正猛，把长枪进作几段，一股劲把堂吉珂德连人带马直扫出去，桑丘·潘沙赶驴来救，跑近一看，骑士已摔得不能动弹。堂吉珂德告诉侍从是那位冤家对头魔法师把巨人变成风车，剥夺他胜利的光荣。被扶上几乎跌歪了肩膀的驽骍难得后，堂吉珂德一路向桑丘灌输骑士的所做所为，并刻意模仿，折了根可充当枪柄的枯枝把枪头安上，在树林里露宿，彻夜不睡地想念他的意中人。桑丘不理这一套，酒足饭饱之后倒头一觉睡到大天亮。

两人继续周游，边走边谈，迎面来了两位骑骡子穿黑袍的修士，随后又来了一辆载贵夫人的马车，两个修士虽和她同路，并不是一伙。堂吉珂德告诉侍从前面这两个黑魃魃的家伙一定是魔术师，用这辆车劫走了一位公主。他不听桑丘劝阻冲到两位修士的面前，怒斥他们，也不等对方答话，斜绰着长枪向其中一个直冲上去，来势异常凶猛，那修士要不

是一骨碌滚下骡子，早没命了。另一修士吓得半死，一阵风似的逃走了。桑丘瞧修士倒下，动手去剥他衣服，说这是主人赢来的战利品。修士的两个骡夫见骑士不在，合力袭击桑丘，把他脸上的胡须拔个精光，踢得他差点没了气，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此时堂吉诃德正要求贵夫人代他去托波索拜见他的意中人，侍卫瞧他不许车辆前行，冲上来呵斥堂吉诃德，两人举剑厮杀起来。暴怒的侍卫先下了手，凶猛一剑劈在堂吉诃德左肩上，砍掉整半边铠甲连带一大块头盔和半只耳朵。堂吉诃德怒不可遏，两手使劲捧住剑，恶狠狠地劈下去，这一剑隔着垫子在侍卫脑门上砍个正着，那家伙顿时七窍冒血，被骡子掀在地上。贵夫人忙赶来求堂吉诃德高抬贵手饶他一命。并答应拜见那位杜尔西亚娅小姐，这样总算被放行了。

堂吉诃德同已经爬起来的桑丘继续上路，主人打了个胜仗，非常得意，问桑丘：“你老实告诉我，你瞧全世界还有比我勇敢的骑士吗？我既能猛冲，又能苦战，有本领把对手杀得马仰人翻，你在传记上读到的古今骑士，有谁胜如我的吗？”他又说打算炮制一瓶子神油，教导侍从：“你要是看见我打仗给人家齐腰斩成两段（这是常有的事），你乘血没凝结，轻巧地把掉下地的半截身子好好儿合在鞍子上的那半截身子上，要扣得严丝合缝，然后你只消给我喝两口油，我就马上完好无损，比个苹果还完好。”桑丘打起如意算盘，想靠卖这种油安度下半辈子。

天黑下来，主仆俩到牧羊人的茅屋投宿，受到殷勤款待，灌满了一肚子腌羊肉和老酒，堂吉诃德抓起一把橡树子大发议论，赞美原始社会的黄金时代，借以表明骑士道对这个万恶的时代之重要，点出自己就是干这行的。其他人莫名其妙，

一言不答地听他夸夸其谈。牧羊人给堂吉珂德讲了村里发生的一件事：

村里有一个少女叫玛赛拉，自幼父母相继去世，由叔父抚养成人。她不仅有好大一份家产，而且生得娇艳迷人，倾城倾国，许多人为她神魂颠倒。她却不愿结婚。忽然有一天玛赛拉变成一个牧羊姑娘，满山野里看守自己的羊群。许多青年公子和富农子弟都换上牧羊的装束，到山野里追着她求婚。大学生格利奈斯托莫是其中之一，论学问和家境，论人品和长相，这青年样样都好，但同样遭到玛赛拉的拒绝，大学生伤心至死，遗嘱要求葬在山野泉水边的岩石脚下，死者生前在此第一次碰见了玛赛拉。

牧羊人商量着明日去看这个别致的葬礼，并愿意带上堂吉珂德。次日，大家来到墓地，看到那具被花朵和树枝遮盖的遗体，听着死者好友对他的真诚赞美，又念着死者的伤心诗篇，不禁叹惜不止责怨不休，说玛赛拉是冷心冷面的山里妖精。正在这时，一个光艳照人的仙女出现在众人面前——玛赛拉为自己辩护来了。她质问：“凭什么只因为你说很爱我，我就该勉强自己来爱你呢？”“一个规矩女人的美貌好比远处的火焰，也好比锐利的剑锋，如果不挨近去，火烧不到身上，剑也不会伤人。”又说：“我是个自由的人，我要悠游自在，所以选中了田野的清幽生活”，“我生性自由散漫，不喜欢拘束。我谁也不爱，谁也不恨。我没有欺骗这个，追求那个，没有把这个取笑，那个玩弄”，“为什么不容我在山野里洁身自好呢？”说罢转身消失在树林深处。有人神魂颠倒地想追过去，堂吉珂德觉得需要他的骑士道来保护落难女子了，他按剑朗朗地说：“像她这样洁身自好的，全世界独一无二，所有的好

人都应敬重她，不该追她、逼她。”葬礼结束后，堂吉诃德决计到山里去找玛赛拉，全心全意为她效劳。主仆俩在森林里走了两个多钟头，终不见佳人芳踪。当时正是酷热的中午，两人来到一片碧油油的草地上，要歇下吃午饭睡午觉，不远处有一伙搬运夫带着大群马匹也在歇午。笃骞难得一时动了歹念，撒腿奔向一匹母马，打算强行非礼，给着实回敬了一顿蹄子和牙齿，接着又被搬运夫打得遍体创伤，躺倒在地。堂吉诃德举剑冲去，为自己心爱的宝马报仇，桑丘见了主人的榜样，也发奋跟上去厮打，终归寡不敌众，两人给打得青头紫脸，人事不知。醒来后骑士开始反省思过：“都怪我不好。那群人不像我有骑上的封号，我不该拔剑跟他们交手，准是因为我违反了骑士道的规则，战神就叫我受这场惩罚”，他吩咐侍从，以后如遇到这种下等人冒犯，“你倒是该拔剑痛痛快快地收拾他们一顿”。桑丘并不以为然，说“我是个温和平静的人，不管受到什么冒犯都能容忍”、“随他是什么地位，什么身份，如果冒犯了我，或者想冒犯我，我不管是过去、现在、将来，反正全都原谅”。主人又用许诺的海岛给他撑腰打气，告诉他骑士挨打吃苦乃家常便饭。最后桑丘把主人艰难地扶上毛驴，两人捉摸着方向往大路上走去，来到一家被堂吉诃德视为堡垒的客店。店主的老婆和漂亮闺女为堂吉诃德敷药治伤，骑士感激不尽，心里痒痒的又想替那位漂亮小姐效劳。晚上主仆俩被安置在一间破屋里，同住的还有一名骡夫，说来也巧，这时店里的女仆悄悄地来找她的相好也就是那个骡夫幽会。这是个宽脸盘、扁脑勺、塌鼻子且个头奇矮的独眼姑娘，黑暗中她投进了堂吉诃德的怀里。多情的骑士一心当她是位美貌的城堡小姐，爱上自己高雅的风度，瞒着